

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題跋書後

題劉忠宣公遺事

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或問其故答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愚按自古人士未有讀書而不能耕者唐宋而降學者崇於浮文力田之業遂以目之農夫細民之所爲士君子罕顧而問焉然未至以耕爲恥如本朝之甚者也忠宣公於國家全盛之時朝野相高華競其教子之方乃能違一世所尚不廢本業若此觀其所言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

之將以益之大哉斯言與無逸之義相發明也以是承家
永世豈有弗克終畝之患哉近世搢紳之子溺於膏粱寒
士詭辭代耕罔知稼穡一旦失所飢寒隨及以至志行不
立廉恥道盡可勝歎哉

題傷蛇行

西安徐子詩有傷蛇篇序曰洿池赤蛇長三尺許一青蠃
長與等遇於水爲所吞蛇腹已盈而蠃進不止反爲蠃一作
蛇苦蜒蜿水上羣兒撲之兩斃予竊傷其以貪死乃死貪
者寧惟蛇也作傷蛇行吾聞有靈蛇厥大迺吞象何以需
三年出骨還草莽搏噬雖有嘗物大固難攘嗟此特區區

所欲一何廣彼弱誠易凌身謀豈惘惘得與未得間死生
亦相仗口腹徇其身古今同慨慷所以利在前君子戒勇
往徐子意氣士也與予有舊甲申夏五寓書予云天崩地
裂投身無所惟有漁樵之樂越十餘年友人葉靜遠名敦
良西
安訪予鹽官之鄉言及徐子則曰官閩又官陝以罪廢家
盡破矣因思三衢風氣淳樸徐氏世祿之家憑藉既厚謂
宜守禮循義保世滋久異乎吳下驕侈之習興替靡常胡
迺亟亟乘輿入於罪罟舉其先業一旦喪之豈誠有迫之
而然不克但已乎抑其感物示戒思跡漁樵類非惘惘者
比使能永矢厥心散家長遞何至身名俱敗爲閭里交游

指歎哉古之巖棲谷處遠世全身者要不盡屬單貧之士也因私識詩後而附論之如此

自題備忘筆記

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予於己亥顛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明年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予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哀仲而云行濁濯原校一作濁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旣疎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

死誼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做
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歿齒之後永鑒厥愆焉

自題畫像

行已欲清恆入於濁謀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
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

題像

往予館秦溪顧君來海上商隱先生屬爲予寫寒風佇立
圖今予來此顧君見訪於存雅之堂先生又屬爲寫考槃
獨寤圖屈指歲月相距十載矣毛髮變衰形容枯瘁德不
益修業靡加進爲之顧影悲歎圖成授長男敬藏以無忘

師之厚德壬子冬日記顧君華亭人以丹青藝行世然丹青家無此人也

題詩存後

壬子

王介人周青士生長塵肆之間所業不過賈術之事而能求師取友肆力於詩書皆能以詩自鳴一時豪達願與之交雖小道亦可謂自拔於俗者矣惜其地無賢者以作興成就之故其所至止於如此然則人之嚮往學業固有幸不幸乎

書畱侯世家後

癸未

予讀畱侯世家觀其生平唯報韓讎一事而已秦滅韓不

愛萬金之貲求客以刺秦王不得亡匿下邳此與子胥退
耕吳野相類然爲任俠匿項伯聚少年其意豈嘗須臾忘
秦哉遇沛公從之滅秦見項梁說以立韓後至沛公爲漢
王而已歸從王成志亦少得矣迨楚殺懷王又亡之漢策
漢王而滅楚楚旣滅漢業已定復何求棄人間事從赤松
子遊可矣爲帝者師封萬戶邑列侯非其志也予獨惜子
胥負忠孝之心而行事未能盡出於正豈其所遇多不幸
哉然因吳以入楚卒以死吳無德不報固烈丈夫之所爲
與子房以身帝漢一轍矣

書春秋繁露後

丁丑

董子繁露十七卷爲篇八十有二自前學士先生或頗疑焉遷世旣遠古本散流眞僞無從別矣然予謂學者於書當審正邪無必爭眞僞蓋學所以明本適治而裨于身與天下之間者也是以今日之書誠有原道而旨不離正者卽可傳述以法將來不眞何咎況乃尊王正義逮夫陰陽事應之理多有功聖人者與相如子雲之文人未有言其僞者以視此書其得失奚俟明者辨之又況義引宏博非出近世者與間有辭難強通者固由闕文錯簡致然學者觀其大義所存而闕疑焉可也崇禎丁丑陽月後學張履

祥書

書北征賦後

天下更變賢者去就之際豈不難哉方孺子之亡莽之既篡也天下知新不知漢矣漢之故臣懷祿耽寵屈首而事之者何可勝紀泊乎更始英雄竊名字者紛紛焉當是之時苟非明誼達幾之士罕知所適從已彪以布衣避難天水輒說囂以劉氏復興之故嚮使囂從其言舉兵來屬度其功名固當與雲臺諸將爭烈也不合西從將軍竇融爲畫策事漢終歸於世祖旣遂厥志休譽孔章豈非所云明誼而達幾者與其著論曰嬰母知廢陵母知興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洵哉自言也夫

書清江吳隱兩集後

清江集四卷吳隱集四卷家無藏本求之里中數年未之得也夏四月適於吳興書肆雜帙中得之爲不寐者累夕喜而志其歲月時崇禎十三年之初夏也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予觀吳隱之就學於金華清江之受學於會稽而卒以卓卓如此爲歎古人所就之有本也然其時豈各有父兄朋友之發其志哉蓋豪傑之士介然思異於流俗而不忍以鄉師里習自苟且其就也然則彼都人士有師而不知學亦可哀已考夫書

書改田碑後

甲申後

歸安十八區役途奄三圩本蕩也厥賦惟曰世廟
時邑民倪文秀以狀白有司有司不能理復白都
御史卒賦以蕩事載倪氏譜云

張子闕倪氏譜既畢作而歎曰賦役之病民甚矣哉湖州
稅額不均之府也歸安爲甚爲歸安田者卑下歲患水十
年之耕不得五年之獲而稅最重其地桑蠶之息既倍於
田又歲登而稅次輕其蕩上者種魚次者菱芡之屬利猶
愈於田而稅益輕役亦如之惟山之利薄而稅亦薄蕩之
葭葦者利薄與山等制賦之法謂宜重地之稅而輕田稅
無已田地等可也宜蕩與田等無已損田之三以益蕩可

也乃歲歲息者稅輕而十耕五獲者反重是以豪民占蕩
與地而弱民墾田其勢已不能支甚者奸民以田爲地爲
山爲蕩而逃重得輕愚民以地以山以蕩爲田而失輕得
重嗟乎此十八區役途奄三圩所由以葭葦之蕩而賦以
田也卽一區而餘區可知此倪氏數傳以來所由挈妻子
而遠徙者至於五六也卽一姓而他姓可知國家承平二
百有餘歲矣吏於茲土者不下數十餘人其爲鄉之貴達
者亦不下數十百人曾未有念及此者何也夫吏於茲土
者猶曰久者兩考而遷或不及考而去置罔聞知宜也乃
若鄉之貴達者獨不爲子孫計長久乎彼徒見目前之盛

其勢足以奪民所利而占蕩與地之賦矣抑不念貫有時
賤達有時窮一旦身死而子孫不能支向之所爲利者勢
家復從而奪之則雖存圩田十畝之稅已足死於囹圄矣
不然將流離奔竄不得保其鄉土也況過此者乎昔者嘗
見鹿門集中與顧御史頗論及此而卒不行何也豈當時
固有格之者與然則文秀以布衣而能改三圩之田以爲
蕩彼一副使一侍御而不能爲一邑去二百餘年之病者
何與況都御史胡公之於鹿門其言如響答視文秀之於
都御史不啻帝之呼而天之訴者懸又萬也豈其言之非
誠欲爲之與子因歎近數年間水旱接至民之死於賦役

者不可勝計其勢家子弟被縲絏而轉溝壑者相踵也嚮使文秀不為改蕩於前三圩之民所不為囹圄之鬼者幾希矣雖倪氏子孫亦得以至今日也乎獨惜鹿門有可為之時而失不為今之貴達於鄉者且不能為鹿門之言為可慨也因附論之以俟後之君子有志於去民之病者

書龍谿天心題壁後

郡城之西有天心書院鄉士大夫與三學之秀者嘗講學於此去今未遠也流風泯如故老已無傳聞竊思教化之於人如風之被物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怪有士數百人無一二興起其間豈主之者非其人抑所務者非其道

也及讀龍谿題壁之語乃爲釋然蓋當時會者徒以舉業取第爲務先生反覆啟諭諄諄於進德修業之旨而終之曰象山云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闢得時文自今觀之真可一笑則有以知不獨主之者非其人而所爲講學不過一時習尚所重好名之人因互相聲勢以爲夸耀里黨媚合當塗之詭徑非有向學崇道之心也然則先生固有以知其胥溺之故不得已而詳誘之使聞之者或不無感動此固拯濟斯人之苦心乃其人之志則旣已殊矣又安能有所感發哉宜其寂寥至今也予因慨一二十年以來人士習尚愈非昔時羣咻羣和蓋誠市儈隸人所不忍

爲而章甫逢掖者無不可忍不有作者孰善其後是所望於及時而進德修業者

書理桐拙操後

予自有知輒聞長者誦言胡公治蹟然祇述其懲奸革弊規條賦役較若畫一民到於今受其賜疑若古之良有司耳或猶嫌其嚴酷及讀理桐拙操乃知公之用心頗及教化而歎傳聞之有所未盡也如毀淫祠以祀先賢禁左道以崇儉樸及嚴保甲正婚姻戒燬屍諸事皆學道愛人之舉有非循吏之所能爲者且其言詞懇惻諄復藹然若慈母之於子而俗願以嚴酷疑之何與豈若所云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假煦煦之仁博寬大之譽惠奸賊良義不敢
出其於用法有斷斷者故不知者遂以爲病與此亦可謂
深識治體而非一切武健之可方也至其不敢欺獨知以
欺人一條載曹貞宇一時言語而云佩之終身則知師友
之間講之有素得於義理者多故其存心臨政不苟如此
遺愛及今良有以哉胡公江西人名舜胤萬厯間進士治
桐鄉五載多惠政遷南大理評事卒於官曹貞宇其主師
也未考

先師年譜書後

壬辰

門人張履祥讀先師年譜旣畢泣然而歎曰嗚呼悲夫先

生之生也值親之窮其卒也值君之窮而其生平出處進退也則值道之窮然窮於親也而孝益著窮於君也而忠益章窮於道也而學益進而業益修易以困爲德之辨孟子以爲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先生之謂矣然先生自少至老所歷諸艱至於飢寒瑣尾履虎明夷而未嘗不處之泰然是則固窮之操他人勉而至先生其安行者乎朱子有言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竊嘗以爲夫子而後惟子思孟子足以當之若先生者其亦百世之師矣

書某友心意十問後

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 意只是一意若出於

私則異矣 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 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何礙之有 原校一本下有有礙者必私意也句 問心有無

意時否 心非木石如何有無意之時無意則冥頑矣

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 譬則水也流亦是水止

亦是水何分之有 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 意只

是心之意也已發此心未發亦此心若此分屬益無謂

矣 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 意在心 問事過應

寂後意歸何處 風感波興風靜波平波歸何處 問

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想勉之意有分別否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其不同者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也良知之教比而同之率天下而出於長傲飾非者也 問學問思辨功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 夫道一而已矣今且從學問思辨行處做功夫何暇如此較量卽較量果有何益 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 心用事便是意用事意用事便是心用事此等閒言語說他做甚豈所謂切問乎徒費口舌枉用心思此之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噫竊謂誠意二字意字不必講只當講誠字在學者分上還只當講求所以誠之之方而實從事焉如善如何而擇之

精如何而執之固在我何處是擇焉而不精何故卻守之而不固一一請從先生發明方爲有益也予初至山陰朋儕中亟稱某友於先生之門有誠意十問又有誠意十疑私謂此友必深心學問之士時以不及見其所問爲恨今日閱此不覺二十年來耿耿之心忽焉消解因思此友平日都是從禪門尋討消息於日用功夫全無頭緒執此以往將終其身而無所得也噫弊也久矣

又妄意此友胸中本無所見亦非實有所疑而後發問祇因先生以誠意爲教立此十問題目強設疑端以足其數而已不然何以十端之中竟無一語真切著裏之言乎

跋西臺慟哭記

國之興亡猶春秋代序也有悲秋者而益覺秋之可悲矣亦猶死生必至也有孤兒嫠婦泣於旁而益覺死之可哀矣夏亡而殷代殷亡而周代周亡而秦又代一也乃尚古者似於殷周尤戚戚焉豈非祖己微子之篇黍離麥秀之作有以興感而然乎予少讀謝先生傳至天涼風急挾酒登子陵臺哭文山爲楚歌擊石招之輒不禁獻欷流涕也旣數年讀其詩百餘章然非善本又時方盛平雖愾焉慕其爲人猶未若於我身親見之也迄今二十餘年得晞髮集而見所爲西臺慟哭記者始知宋公之作本先生自著

其文既足以感而時事適與相類正如中夜嬰兒失其母
有重喪者聞哭聲乃愈悲也因書歲月以記之時甲午七
月之晦

跋清風里葬親社約

養生送死子職所共當禮稱財人心攸盡是以我獨不卒
雅著蓼莪之哀凡民有喪風垂匍匐之訓義苟隆於報本
情自切於感興餘溪唐子以錫類之至仁舉葬埋之正誼
期於七載統厥四宗勸勵資乎友朋念釋斷乎已志不封
不樹食息豈忘泚然旣降旣濡俯仰能無泣若妻使苦苴
靡怠日月有時人無不葬之親親無久塵之槨傷哉貧也

文不備寧戚有餘安則爲之遺其先遑恤其後式茲里俗
咸與孝誠斯云厚德之旌旄彝倫之鵠的者矣桐鄉張履
祥謹跋

附清風里補例三條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寢久相見太疎
不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
於會間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旣省登拜之煩亦
使未葬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
必葬則是歲舉事者自眾矣其會以已葬者司其事
而不任費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鄰舊也聚會之日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旣敦亦明禮讓其有佻達不敬父兄游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敦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厚之風久而寢盛異時卽不立社可也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敖英著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遣中貴送還隴山若充此心以念二帝

之穹廬毳帳則必能寢苦嘗膽而靖康之恥雪矣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當時臣子皆有鸚鵡悲鳴之志則必能枕戈待旦而梓宮還已惟爲之君者不養賢人壯士而養禽鳥爲之臣者不爲復讎問罪而爲祈請此王氣所以終於錢塘也因閱綠雪亭雜言感其事而錄之雖有無不可知竊謂作者深得詩人比物之體足使聞之者戒也

書宋理宗事

宋史景定元年立忠王禛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

講經史將哺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
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
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按理宗之於太子善矣雖士大夫之家多不及也然不能
博選仁賢以爲之師傅則其所謹者末節而已未足以毓
成令德也蓋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而知人之學莫大於
修己理宗不能修己以知人於時真魏大賢而播棄弗用
故其教子亦不能使之急親賢之爲務也

書朱 復劄後

小兒天麒麟劣屢蒙教誨極蒙扶持仁人君子之德舉

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第麒於十二日祝宅人舟到
十三日寅刻凶凶行矣今辱寵召愧失相隨更煩遠涉
勞頓歉歉荷荷

此乙未三月望後予遣人邀韞斯同往潞浦而其尊人代
爲復劄也啟讀之後喜溢於中蓋旣喜韞斯之就祝氏得
以遂其訓蒙養親之志又喜其親之不以予爲怨咎且若
有所甚善父子朋友自是油然無間矣爲念一二年前浮
論紛起韞斯內不能明於親外不能信於俗雖予重蒙惡
聲焉視此何如也中庸云誠之不可揜如是夫吾人立身
惟不誠是懼耳苟誠其身獲親信友夫奚難哉有感書此

所以自勉亦因以勉韞斯也履祥識

跋沈德甫劄

五月十九日祥因屠子威往附書德老而是劄亦適以此日至感應之理固有徵也凡人事蓋莫不然而人自不察耳履祥識

書姚氏族譜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經界明宗法爲先蓋宗法明則孝弟之念油然而生而犯上作亂者鮮經界正則人服先疇而里俗易厚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嘗與友人慨歎及之謂人得施之於家

而不由乎世者一曰重譜系及會宗族一曰置祀田及產業買賣不出兄弟族人而無如教衰俗薄此意存焉者寡也今觀姚子仲聞與其族弟自陶急急於家乘之修又能去僞存真闕疑傳信而歎十世以上先代有其人子孫散亡不可考綴雖貧未能爲會族置田之舉其志可謂敦篤吾黨宜以爲法也姚氏子孫其無忘斯志也夫

書小學末示學者

修其孝弟忠信謹其動作威儀惰慢邪僻之氣勿設於身體溫良恭敬之意充養於中心

書近思錄後示兒

汝父二十五六求近思錄不可得寢食以思適賈人持至
喜若賜自天者因得讀之雖非善本然卒賴以粗知爲學
之方理義之要自是覆讀經書不至若昔之日茫如涉川
之迷津後矣無何復爲友人借去不返更求別本喪亂之
餘竟二十餘年弗之遊也今汝小學四書略已成誦何屠
兩先生命汝先讀近思錄次乃授經遂爾徧借諸本是正
厥訛手鈔付汝汝其念昔王考早背汝父欲見是書之難
又念汝父目昏手震今日鈔錄是書之不易庶其明聽熟
讀永維其義而尊奉之以無負先生愛汝及父望汝之意
丙午孟冬望後三日書於遺安堂之西齋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後

書見朱子集不具錄

錄此一通置几案間時時警察便如今日受父兄之命而遵守之功夫自有進步若視爲老生常談置之勿省卽其
人一生大概已略可見余幼無先人之教見此等文字輒
爲記錄不敢有忘故亦樂與人共述之也抑詩曰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其慎念之哉

書聖途發軔後

丁未

戴氏晉生著本朱子小學之意而淺易其辭簡約其目俾
幼學通曉馴習服行以收其放心邪氣者也足爲蒙士師
資與訓學齋規諸書相類世教下衰父兄訓率止於藝文

師友漸摩徒長傲惰蒙養之道先乖安望成人有德乎觀其所著知律己之有方教人之有道君子也

書羅豫章誨子妣文後

凡三條

豫章文不載

按子弟不肖之目不一而以伍羣小避士人不羞里巷不顧父母爲最賢子弟之目亦不一而以入孝出悌爲最此羅先生並列二家以示人之深意爲子弟者可以思齊內省已

又按羅先生無志於仕不求人知而誨子妣文所集聯句非富貴則辭章不已卑乎曰此爲不肖子弟言之也不肖子弟甘於下流辱人賤行侈身危親無所不至其視世俗

富貴辭章之徒益下矣故不得已假是以寓勸誘之端爾非云父兄之望子弟止於是也又況詞章富貴之徒其爲辱人賤行僇身危親已不少乎

又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君臣父子天理民彝士惟昏主亂朝小人道長則退身田野效潔己之義若生於平世進有可爲則致主惠民斯義之正循此以推羅先生無志於仕韓范諸公勉子弟以官爵亦各言其時也後學張履祥識

書許淮陽紀異後

淮陽太守許公海寧人諱令典字同生萬厯丁未進士

著金牛隨筆其紀罕第五條云河南睢州孫姓者其父
顯宦厚殖止生一子四肢皆缺俗呼爲囟圖雞迨長婚
生三子二庠士一胄子其人好客好馬客至蕭衣冠僞
兩袂抱至席笑談甚洽一切會計以口銜筆書之出市
家僮扶坐駿馬至肆取物馬上估計錙銖不爽又好獵
乘馬出見麀兔大呼逐之馬逸墮榛莽中滾不已其性
蕩如此炳按滾不已八字陳鈔本作不
能起家僮復扶真馬上乃去有盛稱其淹貫
諸經史或太過今年六十餘矣余向稔聞之辛酉晤海
門令永城侯晉明復相證如是

世俗生子形不全若貌醜者父母卽不愛甚者不舉痛傷

茲事久矣好醜全虧洪鈞偶然之賦均之子也父母於子無能則憐之不才猶將教之水火疾疢猶救之而治之蓋無所不用其愛也徒以形貌之故非有大惡宜死之辜惡之惑已殺之至不仁也

炳按陳鈔本作已

且人之生也重形乎重

性乎形雖不全性則全也形雖惡性則善也形不若人性同於人以視完美其形而毀滅其性者將孰取彼愚夫婦忘父子之親戕天地之性迷繆妄殺嬰兒死非命者何算宜其天殃之滋至也逮乎受天之殃隕絕厥世雖悔何追焉夫生而形不全者雖古未聞甚如孫君者也度其生時求爲暗聾跛躄侏儒廢疾之人已不可得見者當必駭異

以爲生兒如此不如無生也薄於德者指而笑唾矣乃其
家冀傳後也舉而育之哀哀父母蒙譏訕忍恥詬憂虞傷
痛思所以保而存之之心較之生不才子抑又遠矣及長
而才智猶是壽考猶是長子孫猶是承家保世究亦何忝
所生哉如使方其初生時父母怪而棄之後遂不復有子
孫之世弗遺種者久矣至於今又越五十年惡知三子之
後不已鞠鞠繩繩大爲鄉邦歆羨已乎然則天地之德惟
生有生之族無大惟人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自戕害哉
予鑒家門往事撫心不已因閱所載而附論之見先生作
紀示人仁心肫切也

吳氏復本曰案月令云先雷三日振木鐸以令兆民云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此乃父母之過非其子之辜也

書六戒後

凡二條 丙午

韓參夫著其間條目固多可議要不失謹身約禮之意許子論之是也昔邢和叔言一日三檢點程子猶以餘時做甚而哀之今謂一歲之中戒謹之日止於若是其視古之人夙夜祇懼不敢怠遑何如也雖然亦異乎終身放恣漫不知戒者矣

予始聞參夫韓氏而敬之神廟未遑左失事卽攜其家而

南若預知天下事將有不忍言者南方賢士大夫多與游如錫山高先生會稽劉先生及其門生舊友皆得上下其論又似知學者善音律遇山水佳勝與其二子撫琴而樂之又意其爲奇傑士而恨不及見之後遇其次子畱於吾郡自謂能詩能鼓琴及叩其中懷殊鄙然敖惰而辟與人寡合又聞其長子客丹陽丹青爲業二子俱鰥居浪游畱寓三吳久曾未聞念及父若兄者人風之輒弗說因是以思參夫殆負高世名而未必有其實者也方其去家族南來也已則壯夫子方幼苟懷康濟志當求海內賢士使二子事之折節讀書求所爲修諸已可施當世者遇中原多

故戮力時艱可也苟以避世爲心當巖棲野處率其子樵
牧耕漁修其孝弟禮讓且爲之家室田里以長子孫全宗
祀亦可也顧乃託跡皇都車馬繁華之地以遨遊搢紳間
傳家之業惟丹青已耳琴與詩已耳無非末代幕遊之具
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喪亂以後遂父子兄弟各挾其
技以浮沈汙俗旣非不求聞達之概又弗類乎憤時病世
之所爲徒使天倫廢闕宗祀隨斬然則嚮之所爲終始周
旋於賢達者竟將何求而亦何所得也哉予是以不復爲
敬覆以爲鑑也曷四十餘旅困幾殆何子商隱哀之館於
家二載力以父子兄弟之愛感其心曰亂離弗幸旣先生

莫知所終兄在五百里內何難相見乎資而送之丹陽一月以病死

書吳孟度像後

謝君所圖孟度吳先生歲在丁酉先生年六十有三像也先生孝謹醇篤飲人以和某嘗因其季子擊千請謁焉先生下其交禮恭而氣洽若舊知契擊千左右侍養唯恐失之古稱色難殆庶幾乎今年春聞先生訃弔其家不及見先生見先生遺像彷彿復見先生焉雲間顧君并圖擊千於旁怡怡奉親之意蓋盡形於楮墨間也予竊悲歲月如駛老成舊德之人存焉罕矣後生佻輕習習以長前輩流

風將日遠日忘也再拜而識其後且使來者瞻其氣貌已足以礪薄夫之志云

書徐子願嘉子傳後

嘉子名聖錫

丁未

嘉子之才足以集事惜其不軌於正平生行事多不滿人意故及烈禍鄉里哀之者少也其初出顏司李之門由父久相親比引之納拜後稍與異自是邪人難以永終皆不足咎嘉子若乃羣盜之起始固未嘗不與爲緣思欲用之至勢已燎原遠近切齒兵眾四集彼輩途窮情迫雖克撲滅所傷必多乘此上下譬曉因而撫定強桀與之自新愚醜返於耕耨不事斬殺閭井安帖大勢已散徐視蠢動執

而斃之嘉予之才於是爲優厥功固不可殒若能解其難
不惑其利見其利卽顧其害事平之後翩然遠去雖有邪
謀無所施矣乃禍機屢發而如罔知忠言入耳而不能
坐致生死爲戮宗祀隨殄豈智實不逮抑默有所司者乎
但加刃之凶卽自隨流嚮利者狐媚於前豺噬於後處心
不亦憐哉是以君子生於亂俗寧終身無所著見必不蹈
邪人之械與匪徒共事也

書徐子保甲論後

保甲之法卽管敬仲內政遺意內政猶不失井田遺意行
得其道不獨設險守國爲第一義雖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亦存乎此變十家爲百家可以行於城市若鄉則村與村相結其奇零散戶隸於人煙眾多之村而不限以家數遷徙往來必有驗士農工商必有業啟閉巡警必有時但使一保之中推其眾所信服者一人主之不得則富室或薦紳家主之循等而上百統於千千統於萬如軍之有伍官司不以苛法生擾則人自爲守而無良靡所駐足眾勢固於金城矣蓋暴民不作流亡不生天子所以守富貴也盜賊寢息鄰保相救亦封君巨室所以長子孫也自天子至庶民富貴有大小其欲長保所有以貽後人一而已上下志通何事不善後世有司動至倚法擾民無賴亡命遂攘

臂奮舌以撓敗其間所以有事力之家縮首避禍不得已
豈東西播越不敢任事雖有保甲徒爲厲階而盜勢日昌
土田日蕪里俗日敗矣夫古今人情大率喜亂者皆窮人
憂亂者皆富人也不與憂亂者共守而與喜亂者擾滋惑
甚已嗚呼安得實心生民如古循吏相與講求安集之策
乎

書文學錢公暨配沈孺人合葬墓誌後

吾友商隱所撰先府君墓誌出以示祥再拜讀之蓋不禁
涕泗之交頤也人子弗幸不逮事親聲容言行無能多識
以示子孫至不得已竭心力於藏域雖克盡善豈非哀痛

之至乎然商隱一齡遺孤孺慕之懷既四十餘年如一日
整身厲行志事益光而又推以及遠凡前世之遺言微行
一楮一墨之細莫不敬求而珍護之爲人子者可以法則
已乃沈孺人之德不於是益見哉甲辰冬仲履祥敬書

書貽孫集後

此吾友張子所輯以示其二子者也張子之先人嘗以孝
聞於鄉閭今張子行年五十有六能於世道泯琴人心載
溺之日諄諄以古昔修身砥行之指教其子而唯恐弗之
聽受可謂詒謀之臧也已雖然自古至今作者固難述者
尤不易其在小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爲爲人父者言之

也夙興夜寐母忝爾所生爲爲人子者言之也二子勉之若能相與勸戒一以親之心爲心服行斯訓以終其身又以傳之後人則爲孝以承家率祖攸行者矣苟爲不然豈不有忝所生大傷厥考心乎因識其後而歸之時癸丑仲春之望楊園張某拜書

跋五老同壽卷

癸丑

予平生未嘗爲朋友壽惟朋友之親則壽之蓋念吾親之棄孤早也於是遇朋友之有親者則爲之手額以爲莫大之慶慶其親之年所以勉其子之孝夫亦朋友之道也至若朋友非十年以長則五年以長而已今日以是施之於

朋友將使異日朋友亦以是而加於我也夫以我親未嘗
得進一日之觴於身則爲之是爲何心是以年及四十卽
不敢爲五十六十之壽年及五十六十卽不敢爲六十七
十之壽也今者商隱何子以所爲五老同壽卷屬予序而
贈之竟不終辭者豈以衰病之故遂失其本心哉慨自喪
亂以來凡平日所稱德義之友不獲永其年者眾矣或敦
行門內或抗節松筠或肆力文章或蓄志弘濟類非一方
之所有當是之時亦皆壯盛之年也竟以幽憂困悴顛隳
怫亂而後先以傷其生假使其人尚在越兩紀有餘以至
於今豈不卓乎有以自見何至萎然如原卉之遇秋風柔

殊之感嚴雪哉若諸君子者可謂不受搖落森然僅存者
已願予不徒爲之致頌而因以敬勉焉夫諸君子遠近百
里之間人耳予與何子足跡不出二三百里之外耳目亦
因之誠不知天下之大若諸君子者更幾何人推之往古
來今壽耄期而稱達德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以諸君子入
焉同於國老者何人斯同於庶老者何人斯也善乎需亭
子之言曰人所貴大年者學與年俱進德因久彌懋耳衛
武年旣耄臺猶以抑詩自做願愛我者諄諄焉誨以謹威
儀慎出話溫恭以爲德隅使不慄屋漏焉庶幾得聞大道
於垂盡之年則幸甚此固祥雖衰病苟一息尚延猶願與

諸君子共勉勿底自棄以負疚於年之徒長也者因序其事而益以望乎諸君子相與勉予而毋以棄予爲也

引

白兔賦引

壬午

世宗朝西蜀臣以白兔來貢姚涑作此以紀瑞也先是玉芝產於獻廟之楹田畷進一莖數穗之禾九十七木異時進白鹿者再何嘉祥之多見耶夫盛世之主保治懼罔終修異若靡逮其視麟鳳芝房亦禽獸草木之屬耳豈與夫諛臣獻頌佞其君如始若武者伍哉特寓規之文風人多有君壽之願忠臣每懷故茲賦之作爲不可廢云

梅花賦引

開元相宋璟作梅花賦皮日休序云廣平爲相疑其鐵石
心腸不解吐軟媚辭觀其梅花賦便巧富豔得徐庾體殊
不類其爲人也東坡詩曰爲君援筆賦梅花不害廣平心
似鐵今按中云胡雜選於眾草又蕪歿於藜棘匪王孫之
見知羌潔白其何極又云諒不移於本性方可儼乎君子
之節品質具章固非便巧富豔者可得而倫也噫芳蘭空
谷無人亦芳君子固窮向寂逾礪苟不改其貞心奚闕託
於非所乎

生壙引 丁未

往年灝如唐子始爲葬親之會於莘里匪金之是資資勸
勵也吾里親友取其法先後舉葬蓋四十家一時遠近慕
效者眾越十餘年有喪在殯力弗克舉者未嘗不慨然興
歎謂惜乎不及與其事也錢林我敘姚君將欲自爲壽藏
亦約所親十餘人爲會其法祝莘里小有變通而意實本
之就予以商并欲一言以諭於眾子維姚君年力未艾子
已克家家復不貧旣不必亟亟於壽域之營卽營之初何
藉乎人之襄之也特以曠達之見敦勵里俗使無視爲緩
圖已爾因念唐子逝矣身歿之後猶使人師其意而未已
益信古人爲法以遺後世厥澤至爲深長也然則有生之

日胡可碌碌哉

贊

錢太常像贊

照刻承啟堂集卷首錄

嘉隆之際於世爲平道則曰陂異說朋興先生之學不尚空言出也有爲處有事焉國之司直鄉之典型俎豆百禩旣法旣程嗟祥生晚敬誦遺編庶幾事乎大夫之賢

別本嘉隆之日於世爲平於道則陂異說朋興羣愚惑焉先生之學期踐於實出也有爲處也有事不爲空言爲國司直爲鄉遠猶人欽其德俎豆百祀旣法而傳嗟某生晚祇勤仰止展書敬讀庶幾事乎大夫

之賢

銘

研銘

甲申

靜以待物之動故日有事而不失其常

又

剛以毅直以方無爲而有用不言而成章

戶銘

出斯入斯闔闢維時天地則邇敬恭自持

斛銘

乙巳

祖宗艱難弗可忘只農人閔勞宜深念只慎守厥心庶其

有永只

餅銘 并序

故有餅高不盈尺澤然純黝腹博口約足視口廣倍之
視體隘又倍之隨所置而安無傾欹虞意古遺制若是
用既久愛乃彌篤銘焉

虛其中樸其飾局其躬守其黑平以有容內而不出宜乎
與予終始相從未之或失

夏楚銘

維帝降衷匪教胡得維人有欲匪學胡克衷實難持欲則
易卽倣彼惰心閑其邪慝恃撻斯記以匡以直古訓是資

威儀是方小子有知其永念先生之德

箴

自箴 并說

戊申季冬念芝氏輯

自智

自愚

自賢

自不肖

自尊

自卑

自貴

自賤

自成

自敗

自禍

自福

自公

自私

自敬

自肆

自誠

自偽

自厚

自薄

自貞

自淫

自淑

自歷

自弛

自張

自作

自輟

自出

自處

自語

自默

自安

自危

自理

自亂

自廢

自興

自存

自亡

自取

自捨

自得

自失

自苦

自樂

自暴

自棄

自是

自聖

自縱

自恣

自擅

自用

自封

自殖

自文

自解

自盡

自侮

自甘

自暇

自耽

自溺

自乖

自賊

自鏡

自反

自怨

自艾

自浣

自藥

自新

自拔

自知

自行

自勉

自求

自修

自治

自昭

自致

自任

自立

自器

自珍 自充 自牧 自檢 自制

自憂 自惕 自強 自復 自為 去聲

自主 自好 去聲 自圖 自決 自擇

箴言諄諄已未之思也為說以申之

天之生人一而已其有智愚賢不肖之異孰為之自為之也尊卑貴賤於是乎分成敗禍福於是乎別無非自者此第一節公私敬肆誠偽厚薄貞淫淑慝弛張作輟所以智所以愚所以賢不肖其異異於是出處語默安危理亂廢興存亡所以尊卑所以貴賤所以成敗禍福其分其別罔不恆於是此第二節人之取捨有得有失則苦樂隨之結

上文此第三節人之大患非自暴則自棄耳自暴者惡之
剛也自是自聖自縱自恣自擅自用自封自殖之類是也
自棄者惡之柔也自文自解自盡自侮自甘自暇自耽自
溺之類是也始於自乖終於自賊此第四節愚與不肖之
形也原校一本作入于然則如之何能自鏡自反則能自
怨自艾能自浣自藥則能自新自拔此第五節去愚不肖
入於賢與智之門也何以智何以賢智者勉而求其知賢
者勉而求其行知無疆行無疆修治以下則勉求之目也
勉求不已之謂自強自強不息乃爲自復復者復其天之
所生而已此第六節凡此在人自爲而已自爲之意深而

後能自主亦在人自好而已自好之心篤而後能自圖孰得孰失何取何捨宜如之何決擇焉此第七節總結上文七者復之期也百者成數也引而伸之其義畢矣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已酉季秋念芝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終